



埃塞俄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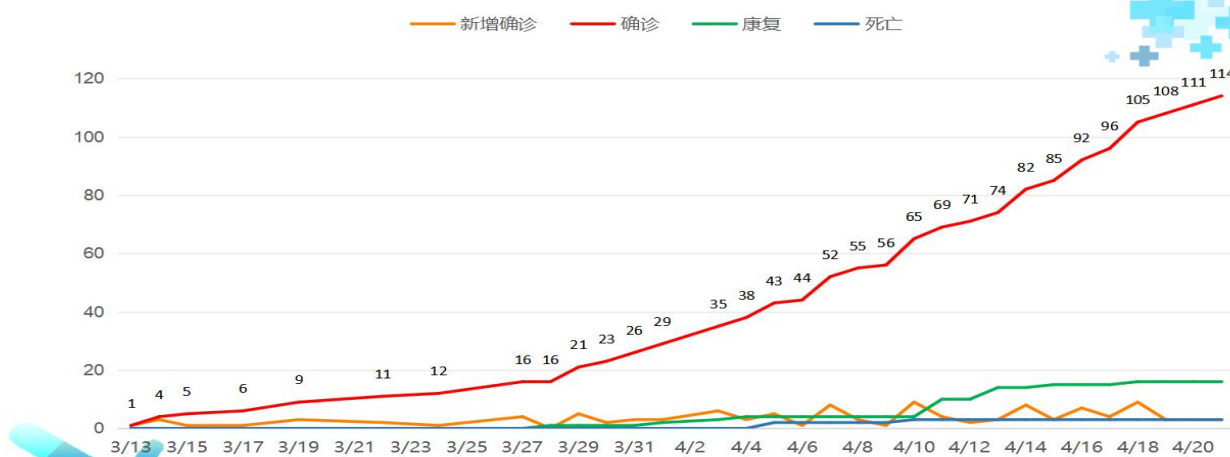
国情要报

ETHIOPIA 第 01 期

二〇二〇年四月

埃塞新增 3 例新冠肺炎病例，1 名中国公民确诊，总确诊人数已达 114 人。

埃塞俄比亚新冠肺炎疫情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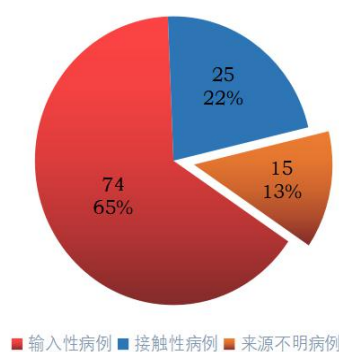


埃塞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4月21日，埃塞开展新冠病毒检测745人次，确诊3例新冠肺炎病例。新增患者为两名年龄均为22岁的埃塞男性青年和一名43岁男性中国公民。新确诊的中国籍患者此前居住在奥罗米亚州（Oromia）瑟伯塔镇（Sebeta），无境外旅居史，有无接触史尚在调查之中。另外两名埃塞籍患者均为亚的斯亚贝巴居民，其中一人有沙特阿拉伯旅行史，另一人无境外旅行史，但从事容易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工作。

4月21日埃塞新冠疫情基本情况

总测试人次	8698
当日测试人次	745
当日确诊人数	3
在疗人数	93
重症人数	0
康复人数	16
死亡人数	3
回国患者	2
总确诊人数	114

埃塞COVID-19确诊病例类别示意图



截止21日，埃塞疫情防控部门已开展COVID-19检测8698人次，总确诊人数已达114例。其中，埃塞籍患者98例，外籍患者16例。已有16名患者经治疗后得以康复。另有3名患者经治疗无效后死亡（死亡率2.6%）。从疫情数据曲线来看，埃塞新冠肺炎病例增长相对平缓。尽管如此，鉴于埃塞俄比亚有限的检测量（8698），我们很难从中得出埃塞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结论。尤其是，在这114例确诊病例中有15名感染者（13%）即无境外旅居史，也未与以确诊病例有过接触。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境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尚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如埃塞政府不能及时处置这个问题，埃塞很有可能步西方国家的后尘。

新冠肺炎疫情动态（续）

疫情对埃塞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4月10日 埃塞俄比亚国会因新冠疫情的爆发通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决议

新冠疫情的爆发已近对埃塞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3月13日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以来，为防止疫情的蔓延，埃塞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禁止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大型集会、限制宗教集会、在关键地点分发口罩、肥皂、酒精溶液和其他物品、大范围暂停国际航线、关闭陆地边境和所有教育机构等举措。3月24日，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的蔓延，埃塞俄比亚部长会议决定让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公务员都在家办公。4月1日，埃塞俄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将推迟原定于8月29日举行的国家大选，他们将于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得到妥善解决之后提出新的选举运作计划和时间表。

面对埃塞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局势，中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已经且目前依旧在为埃塞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如3月22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的部分抗疫物资运达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其中包括540万只口罩、108万个试剂盒、4万套防护服和6万个防护面罩。另一家在埃塞俄比亚的中企向埃塞俄比亚捐赠抗疫物资，总金额达人民币200万元，获得埃塞总理阿里亲自感谢。埃塞华侨也在通过各种渠道采购防疫物资用以捐赠埃塞。4月6日和20日，中国富商马云为非洲国家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防疫物资，相继抵达埃塞俄比亚。这两批紧急医疗防疫物资包括800台呼吸机、150万套病毒采样设备和提取试剂，40万套防护服和防护面罩，4000个额温枪和100万双手套，460万个医用和民用口罩，100台红外线测温仪。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图片来源于 <https://constructionreviewonline.com/>）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从维多利亚湖的赤道河流到地中海的终点，全长 4000 英里，跨越 11 个国家。在尼罗河流域，埃及和埃塞是最为利益攸关的两个国家。埃及是一个拥有 1 亿人口的沙漠国家，其 90% 的淡水需求都来自尼罗河。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拥有 1.12 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它贡献了尼罗河水的绝大部分，其境内的三条尼罗河支流——青尼罗河、索巴特河和阿特巴拉河——占尼罗河总径流量的 84%。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快速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内陆国家，埃塞非常希望通过开发青尼罗河的巨大水力发电潜力，满足其国内的电力消费和出口需求。

投资额高达 50 亿美元的复兴大坝项目便是这一雄心壮志的一部分。该大坝位于青尼罗河埃塞俄比亚段，距离埃塞与苏丹的边境只有 12 英里。建成后，复兴大坝将成为非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能使埃塞的发电能力翻一番，并通过电力出口每年为埃塞俄比亚带来高达 1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复兴大坝的巨大水库能够储存 740 亿立方米的水量，大约相当于青尼罗河一年半的流量。

青尼罗河是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其流量的 80% 产生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 7 至 10 月份的雨季。这也导致尼罗河流域经常发生严重的洪水，而它所携带的大量泥沙也会显著减少该流域小型水电站的水力发电能力。复兴大坝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它巨大的蓄水能力可以有效调节青尼罗河中下游的水流量，使之形成一个有规则的、稳定的水流，从而改善下游的航行、灌溉和水力发电条件。

苏丹在尼罗河上没有大型水坝，是这一大坝的直接受益者，这也苏丹在尼罗河政治历史上第一次站在埃塞俄比亚一边的重要原因。但对埃及而言，复兴大坝的投入使用很可能导致埃塞和苏丹两国灌溉用水的增长，从而对埃及的供水和发电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保障阿斯旺水库的供水和发电能力，埃及希望通过协议的方式规定埃塞每年必须向下游释放一定的水量并获得监督埃塞遵守协议的情况的权利。另一方面，埃塞则试图避免就复兴大坝的释放水量做出任何长期的承诺，因为这种承诺会延长大坝的蓄水期，削弱复兴大坝的水电潜力。2015 年，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曾就尼罗河水资源利用达成了一项声明，呼吁“公平合理”地利用尼罗河，避免对其他沿岸国家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然而，尽管经过多年的谈判，三国在复兴大坝蓄水和运营方面的技术细节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随着复兴大坝工程的持续推进，埃及和埃塞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相关分歧。埃及、埃塞和苏丹三国曾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喀土穆举行多轮会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都没能就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初，埃及一度坚持将复兴大坝的蓄水期延长至 12 至 21 年。但该提议遭到了埃塞的强烈反对。在 19 年 12 月 21 日于喀土穆举行的会谈上，两埃同意在 4-7 年之内完成蓄水。但未能就干旱和严重干旱年度的释放量达成一致意见。

复兴大坝(续)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两埃和苏丹的外交部长

2019 年 11 月,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帮助促成三方就复兴大坝的相关问题达成协议。自去年 12 月以来,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外交和水利部长在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并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在 2020 年 1 月至 2 月,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斡旋下,埃及、埃塞和苏丹三国代表团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三次会晤。美国希望在 2 月底前促成三方正式签署协议,为此,向三方都施加了压力。

据估计,尼罗河流域每年流入苏丹和埃及的水量为 850 亿立方米。其中,白尼罗河 260 亿立方米,阿特巴拉河 111 亿立方米,青尼罗河 483 亿立方米。一旦青尼罗河的水流量降低至 370 亿立方米,留给埃及和苏丹的水流量将只剩 741 亿立方米。这还需要减去还没有扣除 1959 苏丹和埃及之间的双边条约中规定的至少 100 亿立方米的入海水量。根据该协议,埃及和苏丹分别拥有 550 亿立方米和 185 亿立方米的尼罗河水权。但该协议长期遭到埃塞俄比亚的抵制。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上,埃及要求埃塞在干旱年度每年必须保证向下游释放 40 亿和立方米的水量,在持续干旱年度每年向下游释放不少于 15 亿立方米的水量。埃塞则要求将干旱年度和严重干旱年度的水流释放量定分别在 350 亿立方米和 135 亿立方米。双方的分歧依旧明显。

在最近的三方谈判中,美国试图向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施压,要求双方做出让步,接受每年 370 亿立方米的释放水量。但两埃的立场似乎难以调和。有传言称,埃塞方面希望将 370 亿立方米作为一个永久的水量控制标准,即在蓄水期结束后依旧适用。这显然是埃及无法接受的。即使双方初步达成了每年释放 37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潜在意向,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还存在其他有待解决的分歧。埃及曾在 2019 年夏天提出“大坝对等”(equitable dams)要求,该提议要求将把阿斯旺大坝和复兴大坝的运营和水位相挂钩。根据这一提议,如果阿斯旺大坝只有 70% 的容量,复兴大坝也应该将容量控制在 70%。埃塞俄比亚则拒绝将两个水坝的运作相关联,只同意每年释放固定的水量。此外,埃及还希望将阿斯旺大坝的停机水位(可发电最低水位)设定为高于海平面 165 米,埃塞则希望将停机高度设定在 156 米。埃及还希望建立一种机制来监控复兴大坝的释放量,以确保它得到商定的年度份额。其中一种机制是数据交换,这样埃及就可以监控复兴大坝产生的电量从而计算出流量。但埃塞俄比亚以主权为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另一个关键的分歧是“严重干旱”的定义问题。双方在“干旱”和“持续干旱”的定义上基本达成一致,但在“严重干旱”的定义上却没有达成一致。2 月 26 日,埃塞俄比亚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审议协议草案为由,退出了美国主导的三方谈判,谈判再次搁浅。

复兴大坝是梅莱斯在位时期着力打造的一项重大国家工程,被埃塞民众视为是埃塞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塞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过多的让步不仅不符合埃塞的国家利益,也可能给阿比政府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埃塞民众普遍对埃及的立场和美国及世界银行的介入极为反感,尽管收入微薄,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曾为复兴大坝捐献了多达一个月的工资。汹涌的民意和反对党的舆论压力让阿比很难作出显著的让步。因为一旦这样做,他很可能成为反对党和激进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在原定于 8 月底的选举中失去大量选民的支持。阿比政府之所以退出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政治形势的考量。

埃塞俄比亚女性的“平权”之路仍旧漫长



埃塞俄比亚女性在社会中处于普遍较低的地位。尽管女性对于家庭和社区事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相较之下，她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普遍较低，因此大部分的女性较难在家庭范围或工作范围内掌握话语权。

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宗教因素，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埃塞俄比亚这一“男权”社会中，女性面临性别歧视、承受暴力、无法获得生产性资源、缺乏教育和培训和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

针对此存在已久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埃塞俄比亚在为女性争取权益与性别平等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教育方面来说，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已发布的最近一篇（2016/17 学年）官方年度报告中显示，全国初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111.4%，男性毛入学率为 117%，女性毛入学率为 105.7%；女性的初等教育的持续在读率为 53.4%，基本与男性的 53.6% 持平。相关数据显示，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地区的女性受教育情况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在参政方面，女性在内阁中占到 50% 的比例，在人民代表院中占到 38.8%。同时，也有许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为埃塞俄比亚的女性提供帮助，特别是妇女权利、两性平等以及赋权问题等方面，争取努力缓解地方差异与拉近国际平均水平，例如埃塞俄比亚妇女与儿童事务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ren Affairs）、埃塞俄比亚女性律师协会（Ethiopian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 EWLA）、埃塞俄比亚传统习俗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Ethiopia, NCTPE）等。

但总体而言，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仍旧是埃塞俄比亚面临的一大挑战，全国境内城市农村地区情况分化严重，并且距离其本国第五个教育发展规划计划（ESDP V）与联合国千年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18 年全球男女平等报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结果来看，在报告中所覆盖的共计 149 个国家中，埃塞俄比亚的性别平等综合指数为 0.656，位列第 117 名（2006 年在所统计的 115 个国家中位列第 100 名）。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参与率较低，为 111 名；教育程度较低，仅为 137 名。

埃塞俄比亚北部出现新的反政府运动



亚北部阿姆哈拉地区贡德尔市出现了一个新的叛军组织，其成员由阿姆哈拉族人组成，他们试图推翻地区和中央政府。贡德尔市政府周二指控叛军杀害和绑架人民，抢夺包括建筑物在内的私人和公共财产，以武力向投资者收取钱财，以及破坏检查站和夺取国有土地。

当地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武装组织还释放了数百名囚犯，并从警察局抢劫了武器。该地区政府要求叛军部队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解除武装并向政府投降。

这座城市的居民告知，上周在政府安全部队和被称为“Fano”的叛军之间发生战斗时，全城都听到了枪声。政府还指出，叛军成员携带一具尸体环游该市，并发誓要用枪声报仇。声明还说：叛军分子对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和政党成员造成了威胁。政府敦促该反叛团体不要从事非法活动，并呼吁其成员恢复正常生活。该地区政府向叛军成员提议结束战斗，并向地区行政当局提出要求，包括在特定情况下担任国防部队成员、小规模投资用地、农业用地以及贷款。政府表示，如果武装团体成员不同意这些提议，他们将被迫执法，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Fano 的领导人 Solomon Atanaw 主席说，在阿姆哈拉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Fano”不会放下武器。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Solomon 说，这些要求包括将 Welqait, Raya, Dera 和 Metekel 地区归还给阿姆哈拉州。Solomon 还说，国防部队和地方政府安全部队的成员对 Fano 组织发动了袭击，打死了他们的成员。

他说：“最近的一次袭击发生在贡德尔市 Gazebo 酒店附近的一个地方，国防部队在那里使用了重炮。”他说：“政府官员在电话中威胁我们中那些逃脱袭击的人，如果我们不放下武器接受他们的建议，他们就会杀人。”